

做比爾·蓋茨 (Bill Gates) 的父親，簡直“不可思議”



“作為父親，我從沒想象過，這個住我的、吃我的、用我名字的叛逆小男孩有一天會成為我的老板。”老蓋茨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道，引起台下哄笑，“但這就是現實。”今年 84 歲的老蓋茨曾經是西雅圖的一名律師，在退休前，他是 PrestonGates&Ellis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，這家律所後更名為 K&LGates，是全美十大律所之一，旗下有超過 1800 名律師。

1994 年，相伴 40 年的妻子瑪麗因癌癥逝世後，老蓋茨就一直希望用各種社會工作讓自己忘卻悲痛，特別是妻子鐘愛的慈善事業。1998 年退休時，老蓋茨接受兒子和兒媳梅琳達的建議，擔任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聯席主席一職，為孩子們打工，並從事慈善事業至今。

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是全球最大的慈善組織，自成立以來，蓋茨夫婦已向基金會捐款超過 280 億美元，沃倫·巴菲特(WarrenBuffet)也是基金會的主要捐贈者之一。而老蓋茨就是這筆龐大資金的管理者。

雖已是耄耋之年，他仍堅持每天親自開車到位於西雅圖的基金會上班，十餘年來，他是唯一一位經常出現在蓋茨基金會的名為“蓋茨”的人。

老蓋茨說這種“勤奮”與生俱來，從祖父輩到他，再到比爾·蓋茨，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勤奮。如今，老蓋茨把這一家族故事集結成書，像所有成功的家長一樣，他樂於分享育兒經驗。在《每個孩子都是蓋茨》一書中文版面世之際，老蓋茨接受了《外灘畫報》的郵件專訪。

比爾·蓋茨成功的秘密

在微軟(Microsoft)成功的初期，當比爾·蓋茨開始成為世界知名人士時，幾乎所有人——從《財富》雜誌的記者到門口雜貨店收銀員的鄰居，都忍不住會問老蓋茨這個問題：“你是怎麼培養出這樣一個優秀的孩子的？有什麼秘密嗎？”

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常常自言自語：“就算有個不為人識的秘密吧，因為連我自己都沒有搞清楚！”

老蓋茨原名為比爾·亨利·蓋茨二世。當 1955 年 10 月，他的第二個孩子——他唯一的兒子降生時，按家族承襲父輩姓名的傳統，將會從自己的名字中取一個字給他兒子，於是他被命名為“比爾·蓋茨三世”，但考慮到家里有兩個比爾容易混淆，就決定用“Trey”(特利)當做他的小名。在家人愛好的紙牌遊戲中，“Trey”指的是有三點的紙牌。

小蓋茨出生在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。父親老蓋茨從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，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進入律所，而是選擇回到家鄉西雅圖的布雷默頓鎮，從委託代理人做起——這並不是一份顯貴的職業，他必須通過代理離婚案、酒後駕車案等瑣碎辛苦的工作積攢經驗。母親瑪麗是銀行家的女兒，也是美國聯合慈善總會(theUnitedWay)的領導者之一，同時還要照顧包括比爾·蓋茨在內的三個孩子。

“小時候，父親總是早早地收拾文件夾，出去做法律諮詢。”比爾·蓋茨回憶說。他的童年大部分時間是與書和母親相伴度過的，他很快就通讀了《世界大百科全書》，還經常拿國際關係、經濟學和諸如生命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問題為難父母。而父親能做的，就是不停地購書、去圖書館借書，他不得不及時返還圖書館一部分書以便借出更多，來滿足兒子不竭的

閱讀量。

老蓋茨認為，在比爾·蓋茨的學前教育中，培養閱讀興趣是十分重要的，這得益於比爾·蓋茨的外祖母嘉米。老人總是喜歡讓孩子們讀故事書，並從旁指導，嘉米讓他們搶著大聲閱讀書的內容並加以討論，結果是孩子們迅速掌握了大量詞匯。

老蓋茨並不諱言他為小蓋茨的學前教育花費的心血，鋼琴課、體育課……即便後來證明小蓋茨並沒有這方面的特長。

“我們在早期學前教育上每投資 1 美元，將可使我們的納稅人節省矯正教育上的 7 美元投資。”他說，為何不把花費在矯正教育、修監獄上的數十億美元用於學前教育呢？一項研究顯示，沒有讀過幼兒園的孩子，長到 18 歲的時候，被逮捕的概率高於讀過幼兒園的孩子 70% 以上；沒有經過正面的早期教育的女孩，青少年期相對更容易懷孕。

比爾·蓋茨那時候還不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，雖然並沒有染上叛逆時期的種種惡習，但他的愛好就只是讀書，思考那些成年人認為理所應當或者無暇顧及的問題，以至於老蓋茨和妻擔心兒子因此患上自閉癥。

小蓋茨的動作有時候非常遲緩，經常遲到。似乎每一次打算外出時，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經收拾停當，早坐在汽車上等候出發，或者至少是已經扣好了大衣扣，整裝待發，這時唯獨不見小蓋茨，大家就會問：“特利在哪兒？”另一個人就會回答：“還在他的房間里。”

小蓋茨的房間位於日光地下室，地面上的部分連著大門和窗戶，正對著庭院。於是他的母親就會在臨行前一次又一次地沖下去喊他：“特利！你還待在下面干嗎？”

有一次，小蓋茨揚著腦袋，反問她：“我在思考問題啊，媽媽，難道你們從不思考嗎？”

特利在小學里不願與同學交往，爭強好勝，總是想顯示自己比別人讀的書多，還常常一連發呆幾個小時——他是在思考。

“他很討人厭，總是很自信，人們一想到比爾就覺得他有可能會拿諾貝爾獎，但他一點也不懂禮貌。”他的一位小學同學說。小蓋茨的倔強一度讓他交不到朋友，他的一名女同學曾對《紐約客》雜誌說道：“你必須引領比爾融入人群中，因為他不具備這種社交能力。”

老蓋茨夫婦刻意找機會讓他與外界接觸，比如在晚會上做引路員、在父親的事務所里做雜役，而老蓋茨認為家庭聚會對孩子的成長起著關鍵作用。

在比爾·蓋茨很小的時候，老蓋茨和妻子就開始組織大規模的家庭聚會，在西雅圖的郊區齊爾諾諾，每個夏天都能看到 11 個人大家庭的身影，他們在這做著兩人三條腿、用勺子拈雞蛋等遊戲，來培養孩子的協作和競爭能力。

比爾·蓋茨在接受美國《財富》雜誌採訪時說，他們總讓我做那些當時看來毫無意義的事，游泳、足球、橄欖球……這種活動動给了我培養領導能力的機會。”聚會延續到他 17 歲時才結束，後來的“微軟奧運會”也正是脫胎於“齊爾諾諾聚會”。

“這些活動使孩子們能夠從一個延伸型的大家庭中感受並理解關愛。我相信這些是幫助他們取得成功的要素。”老蓋茨說。

人生的兩次轉折：轉學和退學
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銀行家女兒瑪麗來說，小蓋茨並不是一個乖巧的孩子，他做事磨磨蹭蹭，經常遲到，總是咬鉛筆頭，吃飯時讀書，他很少疊被子——這一惡習還被他帶到了哈佛大學。微軟 CEO、蓋茨的校友史蒂夫·鮑爾默說：“他常常沒有脫衣服就進臥室，躺下就睡。床鋪當然很亂，因為他從來沒有時間整理床鋪。”他的妹妹利比也說：“他真的很懶。”

兒子的行為與母親格格不入，他們總是為瑣事爭吵。老蓋茨說：“我和瑪麗都在老式家庭中成長，父母說什麼我們都得服從。這種模式不適合於特利。”處在叛逆期的比爾·蓋茨顯然不想讓唠叨的母親插手自己的生活。“他從十一二歲開始，感情方面就很獨立了。他想做什麼、不想做什麼，都想自己做主。這使我們很難受，尤其是瑪麗。”

當類似的衝突又一次在餐桌上爆發時，11 歲的小蓋茨對著母親大喊大叫，總是做調停人的老蓋茨將一杯水潑到兒子的臉上。隨後，他們將兒子帶進了心理診所。

比爾·蓋茨曾對《財富》雜誌回憶他看醫生的經歷，“醫生說和父母對峙毫無益處，父母做什麼都是為我好。這真有趣，我竟然由此改變了想法。”醫生同時也開導蓋茨夫婦，他們應該給兒子更大的自由。

這次心理諮詢讓夫婦倆下定決心給兒子轉學。他們將小蓋茨送到西雅圖收費最高的私立學校之一——湖濱中學，這里正是以自由聞名。學校里的各種協會和興趣班讓孩子們得以發揮自己的特長和愛好。小蓋茨很喜歡湖濱中學的氣氛，大人們不會裝模作樣，“老師們碰到棘手的難題就交給學生解決，而不像其他學校的老師那樣，直接把這道題斃掉。”

意外的是，小蓋茨與父母的關係竟也慢慢緩和起來。在回顧兒子的成長經歷時，老蓋茨不得不為自己這個明智決定而慶幸，如果沒有這次轉學，也許就沒有如今的比爾·蓋茨，更不會有微軟。

1967 年，計算機剛剛在美國興起不久，教學理念前衛的湖濱中學就率先開辦了電腦課，學校用母親們的捐款購進了一台笨重的計算機，16 位出類拔萃的學生可以首先進入這個學習班，數學尖子比爾·蓋茨是其中之一，正是在這里，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結識了比他大兩屆的高中生保羅·艾倫。

比爾·蓋茨的電腦水平在學校里出類拔萃。有位高年級學生在操作一個 BASIC 程序時遇到困難，老師把比爾·蓋茨帶到電腦旁，他在鍵盤上敲了兩下，便弄出了正確的程序。後來他成為電腦小組的組長，團隊里都是比他年級高的學生，這段經歷給了他極大的自信。

比爾·蓋茨上高中時，電腦水平已可以勝任黑客的工作，他常常從地下室溜出，和保羅·艾倫一起為一家計算機公司做“測試”工作。由於姐姐小心翼翼地保守著秘密，忙於工作的老蓋茨並不知道兒子在校外的夜生活——將黑客工作作為其第二人生。

老蓋茨夫婦在腦海中早已幫助特利設計好了未來——進入哈佛法學院，以後成為律師。1973 年，比爾·蓋茨在 SAT(學術能力評估考試，當時的滿分為 1600 分)中取得了 1590 分的成績而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，老蓋茨的夢想幾乎實現了一半。

然而，除了計算機，比爾·蓋茨對什麼課程都提不起興趣。他的哈佛同窗安迪說：“他總是靠小聰明對付過關。有個古希臘文學課，他整個學期幾乎不做作業，臨考前他才抱佛腳，但仍然能考出 B 的成績。”

大二的時候，他和艾倫終於禁不住計算機潮流的誘惑，準備“下海”。蓋茨向父母宣布，決定從哈佛輟學以抓住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因為等到他從哈佛畢業時，早已“錯失改變世界的良機”。

“得知這個消息，瑪麗比我還揪心，”老蓋茨說，“我們和其他父母一樣，僅僅是想讓孩子得到一個大學學位。”

1975 年，兒子背井離鄉跑到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創辦微軟公司，夫婦倆嘴上卻表現出支持，因為大學生休學一段時間去社會實踐在美國是很普遍的現象，兒子也向他倆承諾，“隨後”會回到哈佛完成學業。

沒想到“隨後”這一天直到 32 年後才姍姍來遲。2007 年，哈佛大學法學院決定授予比爾·蓋茨榮譽法學博士學位，他對台下的老蓋茨說：“爸爸，我早就告訴過你，我會回來拿到我的學位的！”

蓋茨家族和微軟

在微軟早期的發展中，蓋茨家族的幫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蓋茨創立微軟後迎來的第一個機會就是與 IBM 合作，其中離不開母親瑪麗的作用。

瑪麗是美國聯合慈善總會的志願者，通過自己的努力，她成為該協會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女性領導人。在聯合慈善總會董事會，她結識了時任 IBM 公司總裁的約翰·歐實。通過瑪麗的介紹，歐實知道了微軟的存在。

微軟當時正試圖把 MS-DOS 推銷給 IBM，希望 IBM 的電腦出廠時能隨機附帶這個工作平台。比爾·蓋茨面對著強有力的競爭對手——數字研究公司，這家公司曾開發出世界上第一個被廣泛應用的微機操作系統 CP/M。當時歐實審議微軟的提案時，他立刻說：“噢！

這是瑪麗·蓋茨的兒子。”IBM 的員工說，蓋茨的媽媽扮演了兒子的推薦人的角色，讓蓋茨贏得了 IBM 的好感。

微軟最終站在了“藍色巨人”的肩膀上，MS-DOS 操作系統被 IBM 採用，而蓋茨的專業也給 IBM 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那是個比他歲數更有智慧的年輕男子——一位程序設計天才，他那與生俱來的直覺，讓他掌握如何與 IBM 爭取有利的合作關係。”一位 IBM 高管說。

當 IBM 提出購買 MS-DOS 的專利時，比爾·蓋茨聰明的拒絕了。在這之後，許多計算機制造商紛紛採用 MS-DOS 作為產品的操作系統，讓微軟身價大增。

1978 年，比爾·蓋茨決定將公司搬回家族所在地——西雅圖，因為沒有精英人才願意去阿爾伯克基的沙漠里工作，同時他也希望隨時能與家人交流。“每個周日我都回家與父母聊聊我面對的挑戰，然後獲得一些建議，回家就是減壓。”

在西雅圖，老蓋茨利用他指導中小企業的經驗給微軟提供幫助，他的律師所給微軟提供法律支持，他請來了西雅圖的商業人士供職於微軟的董事會。老蓋茨夫婦還通過朋友，把沃倫·巴菲特介紹給兒子認識。而比爾·蓋茨的大姐、在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克里斯蒂也

為微軟提供了專業的財務指導。在微軟逐漸成為美國 IT 業的中堅力量後，有人勸比爾·蓋茨上市，他卻異常煩躁地拒絕這一提議，因為他擔心這一資本行為會讓工程師們分心。這時，老蓋茨勸說兒子放下來，因為上市融資會給微軟的未來鋪設

一條更平坦的道路。“那次我和父親談到了上市的很多缺點，然後我們商量如何將風險降到最低。”比爾·蓋茨回憶說。讓公司上市意味著要按法律程序辦理大量的手續，老蓋茨曾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務，這正是他所擅長的。

1986 年，在成立 11 年後，微軟終於上市，僅用了一年，微軟的股價就翻了 6 倍，蓋茨也一躍成為億萬富翁。據《福布斯》估計，他在 1987 年的淨資產已達到 12.5 億美元。

此時的比爾·蓋茨逐漸意識到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，也感覺到兒子的預言已成真——微軟會改變世界。

“我記得 80 年代我和瑪麗、特利的外祖母第一次駕車去微軟總部時的情景，第一座微軟大廈正在建設，另一座正打地基，這種感覺太特別了，比盈利數據或者登上媒體的商業版真實得多。”老蓋茨說。

在 1998 年加入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後的一次演講中，老蓋茨以開玩笑的口吻抱怨了兒子。“原來人們提到比爾·蓋茨，那是在說我，有哪家西雅圖的公司選發言人，我不是最熱門的人選，那也是後備。”他提醒眾，以後以自己的名字給孩子起名一定要小心，自從兒子的聲名蓋過自己，他就自動將名字改為 Bill-GatesSenior。“看看我，我現在連個名字都沒有，不但加了個‘老’(Senior)的前綴，還要向兒子匯報工作。”

然這只是個玩笑，老蓋茨的驕傲之情溢於言表。

在比爾·蓋茨 50 歲生日時，老蓋茨給他寫了封信。“信中，我告訴他，我相信他的成功和他一貫保持的好奇心密切相關。”信的結尾老蓋茨下了一段結論，以非常簡潔的語言描述了作為比爾·蓋茨父親的感受：

一直以來，我都告誡你們這些孩子，對於那些未能預期實現的高期望的事情，慎用形容詞“不可思議的”，因為這是一個色彩濃重的單詞，只用於特殊場合，描述那些讓人極度難以置信的場面。但是，今天，在這里我想說，作為你的父親感覺確實很棒，簡直……不可思議！

